

【底层行走】

二嫂『插队』了

□张刚

论年龄,论辈分,都轮不到二嫂,但她就是突然死了,死得悄无声息,以至于直到八天以后才有人在玉米地里发现,“头七”都过了。

村里每年都要去世一到两个人,每年都有三户以上的人家在过年时把逝去三年以内的老人“请回家”,供个牌位,乡邻们早晚都去烧纸钱以示怀念。

村民的去世,基本上按年龄大小,一个个排着队来的,偶尔有几个年龄小几岁的走在了年龄大的前头,但那不算“插队”,因为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人了,到该走的年龄了。尤其是九十岁以上的,是喜丧了,他们的真实年龄年轻人搞不清也没必要搞清,都是老头老太太,甚至连名字都搞不清,更别说年龄了,都在排着队上路的序列之中,谁早走一天谁晚走一天,都不是事。

唯独二嫂,还没进入这个序列,她还属于有劳动能力的一员,还能下地、务农、养家。尤其是家里有一个智障的女儿,又聋又哑,疯疯癫癫,村里人叹息着,二嫂这一走,撒下这个傻女儿更有罪受了。

二嫂长年背着一个大背篓,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永远不知在忙活着什么。有时背篓空空地背着下了地,天黑上灯时又空空地背着回了家,一脸的风尘仆仆。她和傻女儿两人,生产队分了四亩地,她带着傻女儿拼命在地里刨来刨去,一年收获点小麦、土豆、玉米,两个人吃喝不愁。

其实二嫂有个幸福的家庭。二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工人,他远在煤矿上班,是正式工,后来把几个儿子女儿都带到城里去了。二嫂去住了一段时间,不习惯,就和傻女儿留守在乡下了,说到底,还是舍不得她的几亩地和小院子。

二哥还活着的时候,逢年过节就会回到乡下来,在这个小院子里住几天,那时到她小院串门的人最多,主要原因是几个孩子好客,有余钱买酒,于是院子里总是飘着划拳声、谈笑声,二嫂也很高兴,总要张罗几碟小咸菜,瓜子、馒头、花卷也都供应着。有时二嫂一边看客人划拳一边缝个枕套什么的,总能赢得客人的称赞,于是二嫂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至于这个傻女,说来也可

怜,当年二哥远在外地矿上干活,二嫂生下孩子不久便下地劳作,把孩子独自锁在家里,有一天下大雨,孩子在雨里让雨淋着了,高烧,那时也都不懂医学知识,谁承想高烧烧坏了孩子大脑,后来发现越长越不对劲,慢慢发现,长成了半傻。一个漂亮的、有着水灵灵大眼睛的女儿,就这样残废了。这都是命,说起傻女儿,二嫂只这样叹息。后来也说过几个婆家,都没有成功,于是就一直留在二嫂身边了。

我有时回到家里,就去二嫂家里转转,重温一下儿时在她家玩耍的情景。这两年,孩子们给她修了一院好砖房,她可以享清福了。今年回老家,我还去看望她,她也用了电器,电饭锅里炖着肉,是自家养的猪,城里卖的肉可没有这种独特的香气。

二嫂家的二儿,和我年龄相仿,我们小时候是最亲密的玩伴。可是这个消息得知得太晚了,都无法启齿,不知怎么安慰他。但更主要的是,二嫂的死,在村里人眼里,实在有些残忍,村里留守的都是老人,现在也大多处于人人闭户家家关门的状态,

谁家厨房有没有冒烟,人们也发现不了。所以二嫂失踪了六七天也没人发现,傻女儿见人就哭见人就比划,大意是找不到妈了,但很少有人能搞明白。比比划划的次数多了,村民也觉得不对劲,就给二嫂远在外地的儿子打电话,得知二嫂并没进城,又打电话问亲戚,也没去串亲戚,这才寻找。找来找去,八天之后,才被人发现倒在玉米田里,身子已经败了,基本辨认不出来了,只有那衣物、轮廓,确是二嫂无疑。

村里的时光慢悠悠的,不像城里这么快得吓人,但也慢得很残忍,慢慢就把一人的背磨驼了,把牙口头发熬没了,也把肉熬干了,时间在二嫂身上突然加了速,她承受不了,倒下去了,倒在扒拉了一辈子的黄土地里,她永远真切地融进黄土里了。

时间很残忍,其他的老人在排着队,在时间缓慢的脚步中,看着黄土一点点地漫上来,最终漫上了脖子,漫过头顶,这是一个安详的过程。但在二嫂身上,时间突然倒塌了,让我们在外的游子突然看到了父母可能会面临的那一天。

【警察手记】

聊『警事』和派出所民警

□李贺

“喂,派出所吗?我家小猫上树两天了不下来,帮忙给弄下来!”

“喂,110吗?我闺女谈朋友后就不回家了,和她男朋友住,现在怀孕了,我们不同意这门婚事,请警察同志帮忙把那小子抓起来。”

“派出所吗?我是在你们辖区医院住院的病人,家人没空陪护,能不能来人帮着照顾一下?”

如果听到这样的报警电话,你会不会觉得可笑?但它确实发生在我们身边。

“苦点儿、累点儿,我们都不怕。对于正常警务,我们从不怠慢,无论多么危难险重,都会第一时间冲在前面。但对于一些非警务的报警电话,我们要耐心解释,但有时为了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我们还是出警。”一次,我与基层战友的交流中,听到济南市天桥公安分局黄台派出所的副所长齐春亮道出这样的无奈。

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与群众打交道最为密切。110警务,是派出所最为繁忙的工作之一。就像黄台派出所,只有三十多名民警,一年出警量是一万两千起到一万四千起,一天的出警量高达五十多起。派出所实行“首任责任制”,就是说民警从接案、出警、调查取证、询问、讯问,到根据案情办理相关法律手续,都由一人负责到底,工作量大,民警的休息得不到保障,大家经常是工作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接着干。

这其中,派出所还时常被一些非警务出警所累。

“现在有好多‘奇葩’警情,让人哭笑不得。”派出所民警刘树良警官的一席话让我很感兴趣,“几日前,我们接到一位80多岁老太太的求助电话,要求警察背她下楼买菜。所里50多岁的李警官出警,到老太太家看到她30多岁的儿子正在睡大觉,就问为何不让儿子背她下楼,老太太却说,怕把儿子累坏了。最后,还是李警官把老太太背下了楼。”

“如果这种事情派出所也要管,是不是很过分?”我问。

“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家人突发疾病不打120急救电话,却打110报警电话,问其原因,说是120收费,110不收费,速度快,还态度好;还有邻居夫妻生活动静大,要求派出所出警管管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除了没接到过要求治疗不孕不育的,其他都见识了。”

“面对这些‘奇葩’警情,派出所一般怎样处理解决呢?”

“对于一些不应按警务出警但能帮助群众的,我们尽可能帮助。但对于占用警务时间和警力的不合理要求我们耐心解释。比如夫妻生活动静大,不应由派出所出面解决,但报案群众不停地打电话称其噪音扰民影响他休息,为了不让小问题酿成大矛盾,我们只好出警以安全检查等名义暗示一下,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还有更可笑的呢。”治安警张志强给我聊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一天上午,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到所里报案称自己在网上受骗了。经了解得知,此人在网上发布高额揽储广告,声称一万元在他公司存一个月,利息为1500元。广告发布后,有人询问存款事宜,他热心解答,为了打消存款人的顾虑,尽快拉存款,他先把1500元利息打给对方了。哪知道对方收到钱后就下线了,再也找不着了。

张警官问他,为何在不认识对方且没收到本金的情况下就贸然把利息打给对方?这实在不符合财务程序。没想到报案人却说,哪有这么高的利息?我想把利息先打给他,让他放心,只要一万元的本金一到账,我不还挣他8500元吗?就这样,脱口而出的真话让骗子现了原形……

面对“奇葩”警情,有时需要“要点花招”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今年46岁的夏步田警官给我讲述了他处理的一起警情。

一天晚上,夏警官接到一起夫妻纠纷报警,将夫妻俩带到派出所询问情况,原来两人是为琐事打了起来,丈夫动手打了老婆,女方咽不下这口气,报警要求派出所处理她丈夫。夏警官做完笔录后做出处理,根据《治安管理法》相关规定,男子因殴打妻子依法行政拘留5天并处罚款500元。听到处理结果,女人有点惊讶,她

连忙给夏警官解释,由于出门匆忙,身上只带了200多块钱。夏警官说,200元适用于当场处罚,请她先交上罚款。夏警官看到,女人交上罚款后抱着孩子还是不肯离开,被关押在拘留室的丈夫看到老婆和孩子忍不住哭出声来,此时,女人抱着孩子也看着丈夫哭。看到“火候”到了,夏警官先问女人,还希望丈夫被拘留吗?女人哭着说,就想让派出所教育教育他,没想拘留他。夏警官又问男人,以后还动手打老婆吗?男人头摇得似拨浪鼓,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夏警官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了讲夫妻相处之道和家庭和睦的道理,然后宣布撤销拘留的决定。看到一家三口抱头痛哭后相互搀扶着离开派出所,夏警官不由得笑了。“两口子在气头上打架哪能真拘留?让他们珍惜夫妻缘分,重视家庭和和睦才是根本。”夏警官的一席话让我深深体会到派出所特有的温情执法。

派出所的“警事”就像一箩筐五花八门的事情,有的该管,有的不该管,但派出所民警尽力把该管的不该管的处理好、解释好,他们的默默付出换来社会的祥和稳定。看到民警们熬红的双眼、疲惫不堪的面容,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有义务珍惜警情资源,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保护群众的作用。



听多位书友表达过一个观点,就是电子淘书的时代缺乏了逛旧书铺时代购书时偶然邂逅的美妙,这是一些书友舍网购而亲书摊的一个坚定理由。然而,我却觉得网购图书有时也要靠一点缘分,架上琦君女士(1917-2006)的《水是故乡甜》即是此例。

这册《水是故乡甜》,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初版。

它是作者签赠本,环衬页上题有“镜清兄嫂俚正 希真敬赠 一九八五年六月 于新泽西州”几行竖式的碳素笔字。这册本应绝对抢手的签赠本,却在旧书网站整整等了我一天未被人订,直到我傍晚回家下单付款,想一想,真是有缘。

潘希真是琦君的原名。当年一部黄磊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橘子红了》令我等观众记住了“琦君”这个名字。关于“琦君”这个笔名,还有一段故事可讲。诗词名家夏承焘与龙榆生友情甚笃,两位皆为琦君就读上海之江大学时的老师。因琦君本名希真,夏老师常以“稀世珍奇,出人头地”相勉。后来抗战胜利,龙榆生因为在汪伪政府任职而被划为汉奸,恰好琦君又去了台湾,故此夏、龙二人通信时,为避嫌疑,夏承焘提到琦君就用一个“琦”字代替,遥应“稀世珍奇”之意。而龙榆生为表礼仪,常在“琦”字之下加一个

“君”字,于是“琦君”二字就时常出现在两位老师来往的信件之中。后来琦君感念师长情谊,就拿这两个字做了自己的笔名。

《水是故乡甜》的成书,又是几十年后的事了,起因是1977年琦君随夫赴美生活,身心寂寞孤单,倍感思念故人、故乡与故事,“于是,阅读书报之外,写信与写稿,就是我心灵上最好的寄托”。书中所记内容也令我感到亲切,如《母亲的手艺》一篇中的“红豆糕”一节,里面描写的红豆糕,就是目下城市街头的“台湾红豆饼”。只是,琦君母亲的红豆饼却是更加美味,它的用料加了“枣子、花生、莲子、桂圆肉”,令人闻之口中生津。又如《儿时不再》一篇中,琦君提到看电视上的儿童节目,看小朋友向主持人提问各种有关生物的小问题,“马上感觉自己也会缩回去,缩到六岁那样小,只想高高地举起手来喊着问”,这像极了现在的“卖萌”。童

年不再,童心仍在。当然,书中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水是故乡甜》一文,2006年此书被湖北人民出版社引入内地出版,本篇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其内容主要是讲作者对第二故乡杭州虎跑泉水的思念,抒发一个异乡游子对故乡名泉的点点愁思。

唐代,诗圣杜甫在《月夜忆舍弟》一诗中写过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后人据此又衍生出一句“水是故乡甜”,连同前一句,两句常被用以表达异乡游子对家乡的深深怀恋。散文大家王鼎钧先生的美文《臣心如水》也表达了这种思乡之爱,让我们读上一段,细细体味:“你说还乡,是的,还乡,为了努力画成一个圆。还乡,我在梦中做过一千次,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月光下,危楼踉跄迎我,一路上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有似秀发……”

【藏书故事】

水是故乡甜

□刘中蔚